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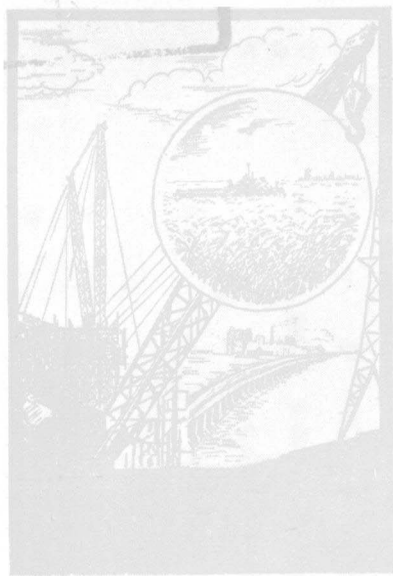
F30
17

楊奎章著

城鄉關係問題

中原出版社刊行

F30
17
城鄉關係問題



中原出版社刊行

1949

城鄉關係問題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著者 楊奎章

發行者 中原出版社

九龍偉晴街七十號

承印者 中原印刷廠

九龍偉晴街七十號

定價 港幣一元二角

各大書局經售

一九四九年九月初版

第一章 前言

(一)

第二章 城鄉的對立與統一

(五)

- 一 城鄉關係問題的發生與發展
- 二 城鄉的對立是舊中國的矛盾與悲劇
- 三 城鄉的統一是新中國的道路和象徵
- 四 新中國・新城市・新鄉村

第三章 城鄉工作重心轉移的規律

(一六)

- 一 中國城鄉關係的發展規律
- 二 從具體現實條件出發，是擬訂方針政策及掌握發展規律底唯一的正確路線
- 三 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城市的具体規律

第四章

進城呢？還是下鄉？

.....(二七)

- 一 觸發了一個嚴重的思想問題
- 二 響應「到農村去」的再號召
- 三 到工作最迫切需要的地方去

第五章

城市工作的思想準備

.....(三五)

- 一 提高到思想和認識的高度去解決
- 二 掌握新城市對中國革命的領導作用
- 三 熟鍊城市工作的手法和作風
- 四 謙虛謹慎、不驕不躁、艱苦奮鬥

附：論目前階段南方城鄉關係的特殊性

.....(四五)

第一章 前言

自一九四九年三月間，中國共產黨中央——中國人民革命事業的總參謀部和總指揮部——舉行七屆二中全会，宣告今後革命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城市的方針以後，城鄉關係問題，成爲全國人民、特別是革命工作者、知識份子、進步青年所關心而要求正確了解的問題。

中共七屆二中全会決議中說：

「中共七屆二中全会着重地討論了在現在形勢下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城市的問題。全會指出：從一九二七年中國大革命失敗到現在，由於敵我力量的懸殊，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重點是在鄉村，在鄉村聚集力量，用鄉村包圍城市，然後奪取城市。黨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團結了廣大的勞動人民，執行了這個用鄉村包圍城市的方針，歷史已經證明這個方針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確、並且是完全成功的。但是，採取這樣一種工作方式的時期現在已經完結。從現在起，從新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毫無疑問，城鄉必須兼顧，必須使城市和鄉村、工人和農民、工業和農業密切地聯結起來。決不是丟掉鄉村，僅顧城市，如果這樣想，那是完全錯誤。但是黨的工作重心必須放在城市。」

中國城鄉關係的特殊發展規律，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城市的意義和建設新城市必須同時兼顧農村這些問題，都在文告中作了最概括的說明。爲了闡明在階級社會中，城鄉關係問題的發生及其發展，新舊中國城鄉關係的具體性質與及新中國裏新城市與新鄉村的遠景風貌，因此我們寫了「城鄉的對立與統一」（第二章），作爲對城鄉關係問題的一般分析。

但是，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城市，用城市領導鄉村，並不是一種抽象的形式規律，城鄉關係規律底每一階段的推移，都有它具體的內容。在怎樣的條件和基礎上，才可以將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城市呢？工作重心轉移的步驟怎樣呢？在不同的情況下，應該怎樣去靈活執行工作重心轉移的方針呢？這些都是關係到一個地區決定具體政策的最實際的問題，要求我們正確而審慎的決定。我們對中共中央二中全會決議精神之是否正確了解和能否圓熟掌握，就要在這實際工作的處理上受到攷驗。

直到「七·一」中共建黨二十八週年紀念會上，李富春先生在東北發表「貫徹二中全會的路綫，貫徹由鄉村到城市的轉變」的報告；與這同時，林彪將軍在武漢提出「關於華中局今後工作方針的報告」。根據不同的具體情況，分別決定了執行二中全會的具體步驟，爲圓熟執行二中全會方針創造了輝煌的範例。這是幫助我們正確理解二中全會決議和工作重心由

鄉村轉移城市之具體步驟的非常重要的文獻，根據文件的精神，我們寫成了「城鄉工作重心轉移的規律」（第三章），來解答上述那些問題。

在這裏要順便提到的：

早在中共中央二中全會決議發表以後，林彪將軍「七、一」報告發表以前，筆者根據南方在目前階段的特殊情況，覺得還不可能正面地去執行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城市的方針，會寫成「論目前階段南方城鄉關係的特殊性」（原載五月二十日香港大公報）一文，指出在南方，在目前階段，我們還應該努力農村鬥爭，解放中心城市，為「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城市，用城市領導鄉村」創造必要的前提。兩個月後，林彪將軍的報告發表，才充實了筆者粗淺之見。關於南方城鄉關係問題，還有待我們更深入而實際的研究，本於此義，筆者謹將該文附入篇末，藉作參攷。

「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城市」方針的公佈，曾使我們的幹部思想，掀起過很大的波動，進城呢？還是落鄉？曾使很多人徬徨急躁過一個時期。這個問題，我們認為應該提高到思想和認識的高度去解決；同時，工作重心既由鄉村轉移到城市，這不但是方針政策的改變，同時也要求我們的工作幹部迅速培養適應城市工作新情況新任務的思想和作風，因此我們寫成

「進城呢？還是下鄉？」和「城市工作的思想準備」兩章，算是將工作重心轉移的號召結合自己的思想和學習的一種嘗試和說明。

「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城市，用城市領導鄉村」的中國革命鬥爭的新方針有待我們更多的理論上的闡明和研究；尤其有待我們以更好的工作實踐去貫徹新方針，這本小冊子的付版，謹爲了就這個問題，提出個人淺見，供大家參攷。

第二章 城鄉的對立與統一

一 城鄉關係問題的發生與發展

城鄉關係是對立的，也可能是統一的；是發展的，也是會消滅的。這一切都依社會發展的規律，依當時當地具體的社會經濟結構而定。

城市的產生，是在原始共產公社崩潰，奴隸社會形成以後，到封建社會時期，由於農業生產的發達，商品交換的頻繁，城市的規模，便由不固定的物品交換中心，進為固定的「市集」，再由間期活動的「市集」進為經常營業的「城鎮」。到了資本主義發生以後，城市的規模更是空前地擴大了。機器的發明，大工業的建立，把千千萬萬原本過着孤獨的單純的自然生活的農民，從鄉村裏從土地上解放出來，腦集在機器的旁邊，過着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密切接觸的集體生活。

這就是說，城市的產生，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是人類社會生產力的發達，並相應而擴大商品市場，加劇商品交換的必然產物。

但是，自原始公社崩潰以後，就是說，由城市開始發生的第一天起，城市在它發生和發展的同時也便帶來了與鄉村對立的矛盾與悲劇，而且隨着城市規模的日益擴大，這種矛盾也就日見深化，悲劇日見加重！到了資本主義社會階段，城鄉的分裂簡直是和這個社會的階級的對立與矛盾一樣，成爲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之一了。

馬克斯早在一百年前，在共產黨宣言中就說過這樣一段話：「資產階級使農村屈服在城市的統治之下。它創造了巨大的城市，它使城市人口的數目比農村人口有更大的增加，這樣就使人口中一個重大部份脫離了農村生活的愚昧。」但是，這樣的脫離愚昧，並不會意味着人民的幸福與真正的解放，相反地而是恰恰帶來了人民的新痛苦和悲劇。這就是馬克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同時所指出來的：「資產階級在其得到統治權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家長制度的，醇樸的關係破壞了。它無情地撕碎了那些把人們與其『自然尊長』聯繫起來的複雜的封建關係，它使人與人的關係，除了赤裸條的利害關係與無情的『現金交易』以外，再沒有別的什麼了。它把那種虔誠的迷信，勇士的義俠，小市民的多慈善感等等底莊嚴的情操，沉在利己打算的冰水之中了。它把人的個人長處變成了交換的價值，它使無數的載在典籍並認爲天經地義的自由，被一種沒心肝的貿易自由來代替了。一句話，它用一種公開的、無恥的、

直接的、露骨的剝削去代替了那種用宗教與政治的幻想所掩蓋着的剝削。」

馬克斯在這裡用最鮮明強烈的彩筆，描出了近代資本主義商業城市的罪惡的圖畫！

資本主義社會中這種人與人，階級與階級的不合理的關係，在一方面說來，也就是城鄉分裂的必然結果。只要人類的階級社會存在一天，只要階級的剝削關係存在一天，城鄉的這種對立和矛盾也就一天不能解除。城市的生產內容是工業的，農村的生產內容是農業的，工業統治了農業，工業是剝削者，農業是被剝削者。

不過，這種工業剝削農業，並不是原始性的自然狀態，這種工業剝削農業，是有它具體的階級意義和階級內容的，假如在討論城鄉關係問題時忽視或無視其階級意義與階級內容，那我們就會像討論其他任何人類社會問題時，忽視或無視其階級意義與階級內容，放棄階級的觀點一樣，將要容易犯並且必然犯嚴重的錯誤。

這是說，在階級社會中，城鄉關係的問題應該這樣的提法：在階級社會中，不但有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或地主階級對農民階級的剝削關係和剝削方式，也有着城市與鄉村的對立分裂，城市剝削鄉村統治鄉村的這種剝削關係與剝削方式，而其主要的內容，就是農產品與工業品的不等價交換，使農民不但要受地主階級的剝削和壓迫，而且還要受一般的資產

階級的剝削和壓迫。

只有到了社會主義社會階段，基本地說來沒有階級和沒有剝削了，城鄉的對立和分裂的悲劇才能完全消滅；或者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走向社會主義去的新民主主義階段，城鄉才開始友誼共利的合作和統一。

就社會主義的蘇聯來說，不但今天所有的蘇聯的城市都是璀璨莊麗，健康生產的樂園，今天的蘇聯的鄉村，同樣是豐饒富足，幸福無邊的樂土。工人階級掌握了城市，勞動農民主宰着農村，工業最好地幫助農業，農業支持着工業，而工農聯盟，便領導着整個蘇維埃國家的事業。社會主義社會裡城鄉矛盾和對立的消滅，是社會主義社會中階級矛盾與對立之消滅的必然結果。

正如階級矛盾發展的結果是階級矛盾的消滅一樣，城鄉對立發展的結果，就是城鄉問題最後的消滅。

二 城鄉的對立是舊中國的矛盾與悲劇

在中國，標誌着社會經濟發展的城市，早發生於二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戰國時代，當時已

經有咸陽、邯鄲、臨淄等人口在一萬戶以上的商業城市和陶朱公那樣「三致千金」的商業資本家。兩千多年來，中國歷史一直在封建的坭坑中打轉，城市規模的擴大和數目的增加，不但從未意味着中國社會的發展會向前推進一步，城市僅只是擴大了的近代化了的封建碉堡。到了帝國主義侵入，與中國固有的封建統治階級攜手合作，共同對中國人民進行更殘酷更瘋狂的剝削與壓榨時，城鄉的對立也隨着中國人民與中國人民的死敵（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對立與矛盾之日益尖銳而激化。城市是帝國主義資本，官僚主義資本和地主階級封建資本集中累積的地方，城市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堡壘，城市是官僚主義的大本營，城市是「不在」的封建地主的集納地，一句話：城市是中國人民的敵人的強力心臟，是反革命的反動中心。

相應的，鄉村是被剝削被統治的地方，是原料的供給地和產品的銷場，是進行農業與工業不等價交換中被剝削被犧牲的對象，是提供城市的假性繁榮以必須的物質條件的日趨涸竭的源泉，一句話：鄉村是革命的中心，是中國革命鬥爭的重點，是包圍、瓦解與消滅反革命的孤島的海洋。二十幾年來，站在剝削與統治高峯的國民黨盤踞在城市，而被剝削被統治階級的代表，中國人民革命化身的共產黨，却由城市轉移農村，着眼農村，就是這個今日以前的

舊中國的城鄉關係之具體而生動的象徵。

這種城鄉的分裂與對立，不能不說是舊中國的悲劇。城市與鄉村的敵對，一方面是中國社會發展長期停滯的結果，另一方面，也反轉來成爲中國社會發展長期停滯的根源。在這種城鄉的對立與分裂中，城市的繁榮永遠是假性的繁榮，而鄉村却因此永遠停滯在中古式的落後貧困狀態，沒法前進一步。城鄉的長期分裂與對立，貫串了中國社會發展的二千多年來的封建性質和一百多年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劇歷史！

曾經有過不少好心的專家學者們，看到這種城鄉分裂的悲劇都不禁滿懷愴痛，絞盡腦汁想出方案來調解城鄉的對立。作爲美帝走狗的晏陽初之流所搞的「農村復興」和糊塗而可愛的梁漱溟之類所搞的「鄉村建設」不用說了，此外還有用發展鄉村手工業來把「鄉村城市化」和用「花園式都市」來達到「城市鄉村化」之類的理想，這些態度是可愛的，可惜這些理想却沒有絲毫現實的意義，原因很簡單，就是我們前面說過的，在城鄉關係的處理上，這些先生只看到純粹的生產方式的問題，而看不到更基本的生產關係的問題即階級問題。結果是很顯然的，中國社會的發展，不會跟隨光只好心而已的專家學者們主觀的願望走，他們的階級觀點和階級立場限制了他們；歷史已經証明了和正在証明着，中國社會的發展，中國革命的

發展，中國城鄉對立悲劇的終結與新的統一的開始，是依照革命階級的鬥爭方向，依照馬克斯主義之中國化結晶的毛澤東思想方向和毛澤東道路走的。

三 城鄉的統一是新中國的道路和象徵

由於中國人民革命力量的空前壯大，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取得了決定性的接近全面和澈底的勝利，已經使中國革命形勢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在鄉村積聚革命力量，以鄉村包圍城市的時期已經過去了，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新時期已經到來。反革命勢力包圍革命勢力，處心積慮想要消滅革命勢力的時期已經過去了，而革命勢力包圍反革命勢力，以犁庭掃穴的最後攻擊澈底消滅反革命勢力的時期已經到來。這種革命力量與反革命力量的空前變化，也就是城鄉關係的空前變化的基本原因。也就是說，城鄉關係的這種空前改變，是由中國社會階級關係的改變所導引出來的，官僚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之退出歷史舞台和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的翻身，便造成了新中國城鄉的統一與合作的前提條件。作為舊中國底矛盾和悲劇的城鄉對立與分裂的舊關係已經從此結束，而作為新中國的光明道路與象徵的城鄉統一與合作的新關係則正待我們建立起來。

我們說過，只要人類社會的階級剝削存在一天，城鄉的對立與矛盾的狀態就一天不能澈底消滅。因爲「這是一般資本主義制度，特別是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時不可避免的行情。城市不能等於鄉村，這個歷史條件下，鄉村亦不等於城市，城市不可避免地領導鄉村，鄉村不可避免地跟隨城市。問題是在於城市諸階級中，那一個階級善於領導鄉村並負起這一個任務，以及城市的此種領導是採用何種方式。」（列甯）

如所周知，我們今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一種嶄新意義的革命，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他是不會走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的老路的。因此，我們今天的新民主主義社會，也是一種嶄新意義的社會，是走向消滅階級和剝削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階段。新民主主義社會本身雖然還有階級，因而還是有剝削的，但是它是在發展着並走向無階級無剝削的社會主義社會去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的三大構成成分中，除了當作過度意義的私人資本主義資本以外，在城市，它有由無產階級領導各革命階級所掌握的国家武器，以及由這個国家政權所掌握的屬於社會主義性質的国家資本；在鄉村，它有經過徹底消滅封建主義的土地改革而產生的個體農民走向合作社的集體方向的農業經濟，國家經濟與農民經濟是合作的，互助的，共利的；新民主主義的這種社會特質和經濟特質，便保証新中國的城鄉關係一定能